

皇朝經世文四編



吏政保舉

請酌核保舉章程以有限制疏

求晉

竊維軍興以來凡糧臺案及勸捐團練鑄錢木各事在在需才昔有微勞自應兩獎第軍務總以披堅執銳為先此外各事不過鉤稽文書之勞口舌奔走之用任事既有難易即請獎宜亦區分優劣觀近日保舉各案有候補知府同知而越請升選道府者有選缺同知未經到任而請以知府選用者有編修而請選知府及升補坊缺者有庶吉士而請授編修者有候選佐雜而請越級升用者雖登登聖明衡鑒不盡准行而種種破格保奏實多非常例所有查道府為方面表率責任非輕定例分部學習各員均由資缺前外郎中過京察截取記名始得仰邀開授該員等奔走各司非積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辛苦不能得此升階即由翰林出身者亦必得三年滿京察合例始能保送至各坊各官惟過大考特旨升補餘皆比較資俸亦須積至十餘年進二十名內始能開列請補大考記名升用者亦准此例庶吉士之留館則以考試等第為鑒別去留更非可以他途假進內閣侍讀亦係深者擬定正信請升授諸立制之意考績掄才何等慎重今則以數月之勞一事之委非里扁並保即特請示獎任得者以獲選為工學員事緒之路在保者遂以市恩見好不顧專擅之嫌似此冒濫相仍交相奔競實於名器官方大有關係且此舉舉之人多係奏留差委及至已經選補又必以經手未完事件仍復請留是本員徒占實缺之名署任又存暫時之見尤恐貽誤地方況此等事件迴非親冒矢石而可比即俟一省一局經辦完竣實有勞績成效再行奏保已屬不沒其勞若事未半而動列事故未收而概如優叙將與致命或行者何所區別似應更加綜核以示限制可否請旨飭下吏部分別核定嗣後如是係係如候補候選各員祇准請以原班優予補選不得遽行越級請升又選補各員實缺未經到任奏留差委各員祇准量請升銜頂戴不得指名何官遠請升授又候補候選各員請儘先補用選用者由何處軍營保奏即俟該處軍務完竣再行飭令赴部赴省候補選其翰林保舉坊局者應請照大考記名之例俟應俸至滿二十名再行開列請補如保升知府奉旨先行准其作為雙月知府俟軍務完竣再予選用其員外郎中及外省同知請升知府者亦照此辦理庶吉士本係在館教習之人今既辦理地方事件應請酌量改補地方官內閣中書祇准照條滿載取同知之例以同知升用佐雜等官祇准優予班次亦不得越級請升如此分別限制奏明請旨飭諭各路帶兵大臣及中外督辦軍務大員詳各稟遵辦理如再有任意濫保者即將保奏之官照違例議處庶於鼓勵之中不失慎簡之意謹叙明而弁鏡亦息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設保舉以求人才說

古之求人才皆由於舉其用人其才不概試以文也試則所謂明試以功焉試以文焉後世乃由科目專試以文耳今
宜仿古而變通之設為保舉以求濟世之才請申其說夫得人莫如唐虞禹湯之選即由於舉時廷臣亦互相舉或因其人而舉或
出其事而舉舉皆各當其才是以洪水乎而天下治也後世之求人才似宜法之即周禮之取人亦由鄉舉由下而上也齊桓雖霸
主而鮑叔舉管仲得天下而用之乃能一匡九合亦由舉得其人也以漢言之高祖既定天下即詔舉賢士大夫文帝舉賢良方
止舉直言極諫武帝舉孝廉茂才異等博士弟子舉知天下之務舉使絕域之才宣帝文學光帝舉明災異成帝舉兵法平帝舉
治獄平此漢之因人因事因時舉才不舉也東漢光武亦舉良孝廉茂才如西漢安帝更舉有道若此者舉不一途有才皆舉而
明試以功此漢治之所以隆也此固求才之正軌也自後世變制而人才皆由科目進不舉以人而試以文唐試以詩賦宋試以經
義明試以制藝而求才之制大異於古矣夫論語言舉術所知古之舉其人才者行徵才之舉所知也後世試以文糊名易書是舉所
不知也況所取非所用一列仕途治獄治賦皆別有吏才制藝試帖無所用之矣是所取非所用所舉非所用也何為而求才必限
以科目必試以詩文也則保舉之法宜矣也惟能舉人斯可得濟時之才因時而舉因事而舉舉而得舉主賞舉而失舉主罰而於
所舉之人試而用之亦信賞必罰焉如是則解用還其才焉謂今之時勢宜變通而參行保舉之法其設也或時須循吏則舉廉能
之才或時須良將則舉知勇之才或時須出使則舉諳練之才或時須理財則舉綜錯之才或才長河工或才長荒政或才長精通
洋務或才長翻譯洋書或善駁輪船而水戰或善發洋礮而火攻舉必因材而用材器使即時取效因習見長也如設此保舉之
法才堪何職皆可舉之而且保之出保者不拘何官所保者不拘何職既保而有大功則所保與出保者皆不惟賜金而且進爵既
保而有過則所保與出保者皆不惟奪官而且加罪如是則人知警勸矣方今求才於正途之外既有捐納又有軍功求才之途
廣矣再設此保舉一途則得才愈盛矣

保薦人才宜先去弊論

吾嘗見夫車之行於陸也雖載重百鈞而初無千程難遠之慮其所恃者何曰有輪也吾又見夫舟之濟於川也雖波迴急湍而終
有中流容與之能其所賴者何曰有楫也國之需乎人材也譬猶車之恃輪舟之恃楫也亦推輪則無以行舟失楫則無以濟國乏
人材則無以理是故人才者國家所倚之為存亡者也昭烈帝當起諸葛於隆中推堅滅燕假王猛以政柄明祖一里蒼耕夫任劉
基而遂有天下由此觀之則立政致治折衝敵難舍人才曷克至斯然而峻極之山非一石所能成茂雲之樹非一本所能構銀白
之裘非一腋所能裘穿窬之大而使一臂一膊以治之則天下終無以理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隱盡搜天下之英豪人臣必獻

士舉知以廣國家之心督尚使開唐不升二八則雖以仁如天皆知神之竟而終不能流睦睦之休姬周不臣十亂則雖以開唐後
烈無讀之武王而終不能播濟濟之化乃知天子雖極神明英武而欲撫宇天下子惠元黎不重賴耳目股肱盡皆英傑哉雖然
城之壁摩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深山窮谷之內不乏楨幹之才而無工師以度之則梁棟美質與構櫟同棄矣自古迄今
傑不世出之士徒傑不遇終身淹沒者豈可數計雖曰有數存乎且聞然亦未始非有權位者不能薦賢之過也昔臧文仲不顯慶
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重生沒黯斥為妒賢虞邱不薦叔敖樊姬貶為不肖故為國入賢不如為國進賢古人有拔奇於囚虜擢
能於屠販內舉不避子者外舉不避讎者誠有鑒於進賢受上賞蔽賢蒙戮之戒也今國家時勢急矣需才亦孔亟矣成法未善
勝執舊制則需內治之才強隣環伺欲敦和睦則需外交之才府庫空虛司農仰屋則需理財之才軍實不修老弱疲病則需經武
之才有一事不得其人即不能轉弱為強國勢國運即不能反衰為盛以中國四萬萬人之縣庶國家二百餘年之培植豈
無傑出之士各懷濟世之才者乎特無人以為汲引之資則亦湮沒不彰耳 皇上知其然也特降 綸旨命內外大臣保舉
人才以備拔用各大臣仰遵 聖訓群舉所知其見之於章奏亦屢矣而余獨不能無慮者則在乎瞻循情面私其所好也彼黃
緣賄賂得列薦牘者猶不與焉夫朝廷大臣位尊望重親戚里黨門生故舊依卑附木其人必多平時既習與周旋則臨時苟有所
求恐亦不能盡置不理善能言一二變法之理而以為是即內治之才稍能解泰西文字語言而以為是即外交之才或偶言開礦
築路之如何得利練兵製械之如何為善而以為是即理財經武之才究其實其人祇小有才幹未足以備大用也而以親戚里黨
門生故舊之故不得不作恣之美辭列之薦牘此瞻循情面之說也夫人之性情雖同而嗜好各異或喜柔而忌剛或愛剛而惡柔
人之相契當亦類是漢順帝聽山鳥之音而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樞擊之聲而不好金石之和無他執其所好也歟其所好故
以嫖母之醜貌而軒皇愛之無以易落英之麗以教治之怖狀而使侯悅之不能敵湯文之媚態世間以皂為白以是為非之弊
皆由於此其於推舉人士也豈獨無弊奸為正昧不肖為賢者此私其所好之說也凡此二者皆賢者之所不免至於因賄緣賄
賂而妄列薦書者想各臣工皆知自愛未必敢歸其穢然即有此二者之弊而所保人材 國家已不獲收其實效矣是不可以不
戒也

論舉人用才之關係

今國家而果實有招致賢才之意乎此則至重至要之舉上不可徒以是示延攬下不可徒以是私市恩蓋治忽之機在是則存亡
之機亦在是嘻其不可不慎也今年 兩宮以多難之故下詔廣求人才當此創鉅痛深亂極思治之時諸大臣宜如何博採精擇
慎益加慎期無負 朝廷垂殷垂詢之至意乃旬月以來雖僅見鄧湘皖諸撫及楊星使保薦諸人然細加攷察是有令人不能解

者如某者輕儇成性輿論不當特以去秋辦差驟獲慈眷今復希上旨而舉之又如某者本係庸猥之流且僅在上海辦理文報但以為已經理產業之故屢荐擢今復與諸人一同保存又如某者以木天之清品於前年某君至日本時某為駢拇之隨員為人所譏笑今忽哀然為舉首其他之志識凡劣才行偏倚者尤不一而足嗚呼吾不知諸公之意果為所舉諸人實為當世之鴻寶不忌自私必欲貪諸明廷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以是為欺飾也至向來用人最可怪者凡情節較重之革員或舉朝廷需款之時報効一二萬金即由督撫奏請復職是視黜陟之大典不值萬金也又凡被此省督撫奏劾人員黃緣舉薦或他省督撫或別行闖入保案奏得復官是督撫為若輩所顛倒而朝廷羅致人才乃為諸革員復官地也經濟特科今成或舊法彼時即有以此舉為贅疏蓋以能庸是科者是難其選且難於考試與其增設名目徒開倖門不如慎選精擇徐為試用猶可收效然現已一再降詔矣則內外諸大臣遴選舉奏尤應慎重蓋既名特科則登諸奏牘朝廷既極重視海內見者尤深企慕且今日膺荐之士既得此榮名矣則將來榮名似較他途為易願聞各省官場子弟一聞詔旨視為捷徑或出重資請人代作者述或鑽營門路以求列荐牘若果以此輩充選則十年後人才何堪想設竊願內而尚侍外而督撫均視此為重要之事也探諸輿論舉其學行勿視為徇情酬恩之具則有益大局實非淺鮮抑又有進者國家用人由大臣特保此實非妥善之法蓋天下人才雖多而足膺特荐者實少蓋既於數千萬人中而特荐數人則必其人才遠出儔出類為千萬人所佩服而後可為則不為眾嫉怨必為眾非笑而此人即小有技能或轉以為眾指目之故事事皆致掣肘是保舉不特不能得人才且適以害人才也況國家之於造就人才一事平日未嘗着意一旦有事則欲遽求人才且欲得奇才異能試問誰為儲之誰為教之乎吾固望內外各大臣慎保舉而尤願全國速為辦學堂以期多得人才也

守令

慎用牧令疏

竊維治世莫要於安民安民必先以察吏察吏之方自州縣始州縣之賢否天下治亂之基也邇來時勢多難盜匪充斥固由於督撫之措置乖方將弁之攻勦不力而追溯釀亂激變之由未嘗不起於州縣今之州縣流品混雜一日捐班其中非無賢員也然多有市井之徒借報效之名售貪婪之計其所報捐以千餘金耳所捐者少而所願者奢一旦握篆遂以為商之法為官侵牟漁奪有難盈其溪壑者矣一日軍功其中非無能吏也然亦有武健之夫勇於戎行未必長於吏治一旦得缺遂以治盜之法治民東隅馳驅有乖行其嚴酷者矣更有幕友一流揣摩最工窺捐輸之徑捷則附入捐輸同保舉之途寬則鑽營保舉一旦得志遂乃串通各署把持多方大吏堂其欺瞞小民遺其凌虐此則捐班軍功之中為害滋甚者矣由是吏治日壞民志日厲抗官之舉從賊之謀固有

激之使然者而髮匪徒匪教匪回匪逆至勾結蔓延而天下幾無完地臣愚以為時務如久病然勤賊以治其標尤必安民以培其本安民之道非牧令之得人不可欲牧令之得人非澄清流品不可相應諸 旨飭令京外各捐輸非舉貢文生概不准以州縣請獎以杜倖濫而重民社其州縣以外凡非親民之官均聽其照常捐納於捐仍不相妨至於軍營等續非舉貢文生亦不准保舉州縣如有實在出力宜屬厚賞者儘可保以府佐同通等官何必予以州縣始為優獎臣竊思州縣與教職其秩皆不崇而一則職司民牧一則表率士林於天下吏治民風皆大有關係謹查捐例教職非廩生不能捐印論軍功教職非文生不能保獨至州縣則漫無限制豈教職重而州縣反輕乎且州縣案牘煩多吏胥賄視事事皆須稽覈豈不必讀書明理者亦可茫然為之乎臣不敢謂舉貢文生之為州縣果皆賢才也但念 國家慎重名器之心與鼓勵人材之意必當澄清流品而後人思自奮或可收保障兩緣之效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奏

論守令

吳鉅

天下之權分寄之守令而天下之治至於守令無權則雖白紙簿書緣飾耳目曾不能自為政令而民之疾苦遂墜於上聞而不可振興何則守令於民為最親其於民事尤最習與利除弊往往得參於情理之中而且夕不可成者乃束縛而苛繩之使不得揚其意手足除摘弊則以為生靈裁橫征則以為損官特創正集則以為礙例力事振作則以為專擅其勢一不足以有為而佐貳分之監司奪之六部又從而屈抑之方且避嫌之不暇踴常習故苟且以自全其於國事曷有濟與守令以三載任滿遷去當其始也與民初未相識風俗之澆漓政治之險易茫然莫辨及其既久漸有以知之方欲有所措施則又將遷去矣曾不能新其耳目故必久其任而後可有為也兵刑錢穀皆守令專職後世守令不能專職或分寄於人或悉入於官事如蠅毛動皆掣肘欲究心撫字而催科足以迫之欲盡力吏治而文法足以縛之故必一其權而後可有為也法者足以束賢智之手足不足以防大吏之狡猾守令專制一方事無定軌理無合轍當得法外之意然後可治強英異於循進屈奇於守跡其曷有濟故必寬其法而後可有為也漢時最重守令皆得召見後世召見時少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守令之情是不竭於上小民之情狀遂墜於下堂陞擢絕遠若萬里故必通其情而後可有為也至於獎勵之法又有可得而言者守令望輕不足致治如出朝官為之則功令皆功樂勸進奮於為善而京朝諸官非磨守令者不得進擬則吏治重而民情益達及其任滿報最則又厚其祿秩使之任久於斯則興利除害動無隔閡矣至於先武擢軍民為三公之制亦可采行之以激發其氣此守令之所以有權而天下治也

論州縣為親民之官宜久任其職

國家設官分職所以維繫天下之心持循天下之風俗法良意美度越廿四朝傾倒環球六十餘國是以內而有閣部卿尹翰詹

科道以督撫內治外而有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以數布外猷相為連綴而不稱職即以外官論督撫宏攬大綱藩司任錢穀長司任刑名觀察統司一道知府表率各屬類皆已成之章絕持揆度至若遠野疏賤例由州縣操縱各太史堂廉高遠以優尊禮是區區省何敢干及藐藐哉然則州縣一職實為親民之官不特錢穀刑名所由此立根由此起例舉凡開風化之事利弊之端實賴州縣得以審度諳悉而興廢之苟善其人則萬眾共仰乎光采苟不善其人則百族實罹隱憂古之循吏更嘉澤所至雖馴於野虎度於河美無虛譽然也要必久於其任而後能行之僅間輒歲更即未逾年調遣前任者於此邦風土人情尚未周諮然猶冀日深一日多歷年所即靡不克知也乃坐不煖席又去而之他其新任者亦如是耳尚可望風土之得相諳習民情之得以決洽哉今之州縣捧檄履新務在急急催科飽我私囊此外漠不關心間有一二新任經理之員思於各鄉野地方事宜力加整頓乃積有端緒隨奉更代後來者意見或有各異下車伊始盡革前任行本及竟之事不留餘力以敗於垂成化衰於將速轉輾前任設施勞民傷財空滋紛擾是以數十年之老州縣非不知地方事宜何者宜興舉何者宜禁革也而洵然此中徒勞無益之情往亦變為闕冗者往往幹練有為之員久矣首鼠兩端模稜兩可皆此實缺州縣任意更調之所致也然官吏才具亦寔互有知長地方事宜亦自各有繁簡凡州縣之實缺者非大部循例選授即省憲按資叙補我一朝以停年格澄叙官方雖有考驗章程不能過於刻覈惟俟履任後大吏詳加察看其貪營私庸懦不稱職之官員例得嚴行參革其或缺簡而才長事煩而才短者亦得酌量變通予以更調俾不至用違才制固慎且密矣當考西漢時薛宣為左馮翊所屬頻陽多盜邑令薛公本孝者吏職不辨又東縣令僻小易治邑令尹當久用事吏宣因奏二換縣數月兩縣皆治載在史冊傳為美談流風至今令人聞而興慕也已至於我朝沈文肅督兩江時有徐州道徐觀察稽核詳審江西糧道段觀察勇敢有為徐州各屬民情強悍盜賊繁多其距省較遠地又移動往還需旬月事變猝起倏忽萬端以故生殺予奪縱橫指示諸大政均由巡道便宜行事不以縉墨相程非膽識者優明幹通變之才往往不能勝任糧道僅督運飛帛稅粟而外無甚重大機宜文肅因疏諸朝謂段某才識兼長敢於任事吳某細密縷則有餘大刀闊斧則不足請旨對調以資治理得旨允行兩道並治是監司大員尚有對調之理各省大員果違法薛宣近效文肅於酌盈劑虛之中寓量才器使之道不特無礙於治抑且有裨於治更調數見夫亦何傷今之所為殊不類是不計才具之互易不論地方之不同而第問缺分之優絀其人與上憲或有誼戚或有鄉誼否則有情有勢力甚則有不動尊上憲於是權其輕重量其肥瘠俾色揣稱而施之調任之符畧以之官之傳紛馳煩擾更地方受累於國家設官任人之意旨大不相符善乎漢黃霸之言曰數吏長吏迭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任不知其故徒相益為亂耳旨哉言乎去冬某侍御曾有請飭疆吏不得無辭更動州縣之疏當經明降諭旨昭昭在人耳目其行既定可稍變積習乃今年以來愚觀各處省抄依舊紛紛調動

無端若未見有諭旨然何可說之甚近續五月二十二日上諭右庶子周澂奏各省是缺州縣不宜任意更調請飭嚴定章程一摺着吏部議奏想官原亦因去年之旨各省視為具文故復引伸前說以期獲濟吾知吏部得旨自必妥立章程頒行各省督撫意除海疆緊要各缺或洋務交涉之地或省會繁重之區當可量材酌調其他同此社稷僅以歲入之厚薄以為區別意者概不得上下其手矣良法既頒行見良吏出其中善治出其中閭里受惠黎庶蒙庥未始非救時之一策也

吏部

自秦以刀筆吏用事而漢之蕭曹出其綜核名實之才佐高祖定天下後之行政者遂以吏為師餘韻流風綿延數千百年而根柢益固迨乎今日官無權而吏有權官有選調升降而吏則父子祖孫相傳幾視為一成而不可易於是其甚愈固其弊愈大雖有深通治道之君子建議裁撤而若輩羽翼黨多窟穴深固講張為患百出不窮其害之久且深誠有不可以猝去者適者陳玉蒼侍御乘國家更新之時奏請裁去吏胥以期振興吏治朝廷詔書褒美飭京外各官實力遵辦不得稍有依違方以謂數十年積弊可以一掃而空不意數月以來在京各部院及外省督撫司道以次各官雖議論紛如而不一聞何處曾認真裁汰甚有欲去胥吏而仍與胥吏商之者類預情形可發一嘆愚竊謂胥吏之害固夫人能言之胥吏之宜速去亦夫人能知之然欲去其害非凡百巨僚勵精圖治終不足以有濟其道奈何一曰明律例杜少陵詩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蓋以律意精微必須潛心研究始能於案牘之末比事屬詞泛應而皆曲當乃今之南面者或則泊沒於時文或則分心於聲色於律例一切茫乎未知一旦仕版遽登不得不寄其責於刑錢諸幕友而各處例案不同幕友亦未能悉知於是奸吏猾胥因緣為奸而其弊不可勝言矣倘無論大小各官於未仕之初必須課以律例能讀習者方假以臨民之權如是則吏胥之害可以稍減者一也二曰省案牘無論內外各衙門凡兵刑之稽核錢穀之報銷賄賂之難清幾如亂絲之毫無頭緒雖精明幹練者猝遇之亦苦難以分明惟胥吏則自幼浸淫於中心頗能頭頭是道果欲上下其手他人定難指其弊之所在而早為之防故愚謂今日而不欲整頓則已欲整頓必須先將糾纏不清之案牘悉予掃除或併或分類若畫一如是則上之察核較易而若輩之狡謀自無所施此胥吏之為害可以稍減者二也三曰去壅塞夫胥吏之所以能作弊以上下之情不通也故外省之於各大吏下屬之於上司彼此既扞格而不相通於是文牘往來或積壓時日或改竄文字稍不留意其弊即由茲叢生誠能大變其習內外大小各官皆視公事如已事於政治之宏綱巨目固不宜或越範圍而時日之參差字義之輕重不必多所釐剔如是則若輩失所憑恃自不至再肆奸謀此吏胥之害可以稍減者三也夫此三者不過上下一心實事求是而並非有高遠難行之端然果能由此行之即吏胥不必盡裁亦祇供奔走之用抄寫之

資而斷不能擅作威福否則雖曰有裁汰之議而舉室道謀深恐終無成說徒供外人之嫺笑無補新政之施行此外鄙人所深懼者若夫或用委員以資贊襄或招士人以爲參助今之言治者雖羣謂大有裨益而僕之愚見則以流弊良多因有不敢參以謀議者率筆書此當世君子或亦以斯言爲然哉

論書吏舞弊

周禮太宰陳其殷置其輔鄭注殷眾也謂眾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輔非賤簡之名又與士同列知古不以吏爲賤後漢武帝時卒史皆通用一藝以上者唐高宗詔諸司令史者滿者令試一經可知三代以迄漢唐爲吏者皆能通知文義故無不束身自好而作奸犯科之事罕聞焉自唐以後上之視吏也日賤吏亦自知托身卑瑣不敢自躋於清流以是奸偽愈滋納賄招權毫無忌顧迨乎今日吏之勢權日盛富定日深黨援日眾其弊浸淫及於天下雖有名臣魁儒屢議裁撤而終無由絕其根株宋葉水心之言曰吏胥之害從古患之而今爲甚者蓋因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蹙蹙者亦不復修治而身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胥吏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薰灼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效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明末黃梨洲之言曰凡今所謂設施之科條皆出於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又曰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十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於法而繼一人馬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嗚呼何其言之深切者明與若本朝嘗一同馮桂芬嘗曾暢論胥吏之害瓊琚玉珮大放厥詞或欲改用士人或欲分任佐貳俾得徐革其弊而潛移其柄意非不良法非不善無如今之印疊授若者於案牘律例素未究心非寄其權於若輩終不能措置裕如以是知懲罰養生竟無法以爲之驅遣通者巡視中城陳玉蒼侍御擬衆京師兵燹之後各署吏卷冊籍蕩然無存特奏請將重複牒牘與典冊不可猝瞭之例一時權宜可左可右無所折中之案一切罷去俾吏胥失其所恃舞文弄法之弊可以不革而自除正本清原無踰於此 皇上特允所請飭將六部書吏一律裁汰而改用司員辦公另募書手若干供給繕寫之役繼又慮外省督撫以及各府州縣衙門皆有書吏明比爲奸積習仍未肅絕是特沛 絲綸將各衙門額設書吏分別裁汰不准稍事因循舉唐逮迄今數千年糾葛之弊政一旦掃除而廓清之綱紀肅然不復再有講張爲幻之事

裁差役尤急於裁書吏論

衙署奉公之人最足爲害閭閻者向推吏役良以書吏之舞文弄法與差役之倚勢作威名雖不同是實相濟以故能吏下車之始除束約家丁外必嚴禁吏役不得橫行否則吏持例案於內差肆橫暴於外上下其手狼狽爲奸民困不能蘇官箴不能飭泰書

吏昭通文義縱不免營私舞弊究尚有所畏忌不敢恣肆自如若差役則貪如狼暴如虎惟知騰跋水官魚肉良懦刑責有所不畏廉恥有所不知種種膽大妄為有書吏所不敢與聞而彼竟公然肆無忌憚者 國家定制更有進身之路而差役不得齒於衣冠之列子弟亦不准應試是以地方官於書吏或稍加禮貌後則否蓋役之為大鄙棄也久矣日來朝廷重力仿行新法收牧園治特諭飭京內外大小衙門一律裁汰書吏而獨於差役轉不議及豈更可裁而役不可裁耶抑役之惡不若吏之惡故特予以寬

容耶執筆人嘗為之默察事情竊意此事發自廷臣或鑒於吏部把持之弊幾至於無可究而有以廓而清之之遊建此議而不知與之百倍於吏者尚有費端百出之役差在吏裁而役不裁何以服吏之心各省大吏有見於此故自恭奉 諭旨後迄今數月尚

未毅然見諸施行條廠由來非盡曲徇若輩之請亦以害必去其大甚理必示以大公不忍使吏獨抱向隅之感也他省姑弗暇論試即蘇省證之而如上峯用舍予奪固自有權衡矣先是江蘇巡撫鼎中著中丞接奉 諭旨時與藩臬兩司會商遵辦會謂吏

固當裁差亦未便輕縱遽回審慎然後分別札行於是蘇州府向子振太守即飭所屬長州元和吳崑山新陽吳江震澤常熟昭文九縣各將書吏若干人差役若干人開明姓名年歲造具清冊呈候核奪蘇州府如此他省可以類推我而中丞接到政務處六百

里排單亦係咨請裁撤胥差是知差役之狐假虎威無惡不作早為衮衮諸公所洞知前之僅言裁汰者猶執一偏之見非持平之論也顧或謂差役名目不一若者為捕班若者為皂班若者為快班大抵用以提人證緝盜賊解案犯設令一旦概行汰去不幾無

以供奔走之用且一差名下必有夥役若干名裁一差可去無數夥役更何何必多養此游手好閒之人坐耗民財哉況如新江寧不足供奔走之用且一差名下必有夥役若干名裁一差可去無數夥役更何何必多養此游手好閒之人坐耗民財哉況如新江寧

波府屬鄞縣及杭州府屬仁和錢塘等縣每縣差役更多至二百名益以夥役不下千餘名縱不皆仰給於官試問非向民間敲贖利髓將何以為仰事俯畜之資乎特此輩散漫無稽上之人不一細察下之人遂吞聲忍氣付之無可如何耳然由此推之其民之

苦差擾累必有數倍於蘇省者奈何關心民瘼者竟不一計及之耶夫差役恃公門為窟宅假官長為護符遇事招搖惡訛詐充其害必使良民家破人亡而後已聞有賢明之吏或亦以使貪使詐謂不妨假以事權而豈知愈張其膽愈熾其毒設遇愚魯之官

則若輩竟同傀儡以之為線牽在手提之無不如志甚至官之功名竟為彼所累而彼反得事外逍遙太阿倒持害必至此且役恃官勢役之黨又恃役勢盤踞既固畏懼毫無民間雀鼠紛爭往往自有兩造言和而差役多方以阻撓使之不能中止者卒之

兩造俱傷而彼乃坐獲漁人之利此俗所以有閻王易見小鬼難當之說而馮氏林一痛陳其害比之數千百虎狼於民間豈不痛哉不此之去而惟沾沾焉曰裁吏者恐吏治終不能振興也明以擇之嚴以馭之汰疲玩而策勤能是所望於有興利除弊之

責者

卷之八

八

八

八

八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十七

戶政 戶政

稽戶口議

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意在均其役而已蓋田則稅之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漢高祖為算賦為後世地丁銀之始民年十五而算口賦二十而傳給徭役是既稅之且役之矣今地丁并於田賦南省徭役亦并於田賦取諸民也簡不可謂非全勝於古於是煙戶門牌則以意造之逐無從周知戶口之數其弊也民輕去其鄉五方雜處通逃為數名捕關提十不獲一是謂有利即有弊為議復宗法復鄉職以族人之周知本族人數以鄉董而周知本鄉人數事必不難宜由部頒以照式人與一照鄉董造冊州縣鈐印男女一律貴賤一律如淳曰逐相子令藏弄之若貢單捐照然滋生物故關鄉董出行流寓亦如之老子曰至治之極老死不相往來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在今日已不可行有此一法他鄉可以執禁以譏奸究游民庶幾少衰息乎或疑宗法之煩曰蒙諸議所省繁牘不知凡幾所增亦僅耳且古法也無可疑也

利農恤商培養元氣片

再治世之道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利民即所以裕國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論似迂遠及觀我朝歷代德政與近年皇太后皇上頒發晉豫賑項東南各省士民無名捐啟至數十萬不等而後知有子之言為不虛也臣上年道出金陵揚州

一帶見該處設有晉豫捐局沿街張貼圖說具述災民之苦設立錢筒任民自投不書名氏俟有成數製備衣糧解往各該省接濟災民固由民情好善亦由我朝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所致夫施不望報助國養民得之民間誠不易易然益足見長民者當保民之富富之當藏於民查此項捐款皆係出之商民兵燹以來民氣未復商賈之利萬萬不及從前而急公好義尚復如此是誠不可不有以養之且大江南北自城市以至鄉隅人民稀少田土荒蕪所在皆然地方官徒知城市情形並不設法招徠全行開墾即勉強舉行而胥吏苛索之弊未除他省客民仍復裹足不前況重以言利之徒事事與民爭利不知為國養民藏富於民之道民果困窮緩急又將何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現在捐務既停度支未裕若於常法之外另設加增是不為民間培養元氣即不為朝廷培養元氣也為今之計惟有招徠薄賦以利農實釐減征以利商勿廢民之生勿奪民之利實為保世滋太第一要圖擬請旨飭令各省封疆大吏督率屬員悉以為國養民為務凡有益於農商者次第舉行農田則設法招徠開墾勿任胥吏勒索釐稅則嚴禁各局流弊勿因捐輸停止額外抽加以外如稍有病民病商之處隨時裁損勿使厲民則民生益富民情益善而國本益固矣為此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

說國債

今天下之有業者於其盛則財用充足計年所入常有盈餘及其衰則倉庫空虛入不敷出家境窘迫而日用諸費又不能蠲除於是不得不借貸於人以濟困之此所謂債也然債重則利重利重則益以不支而家遂以破每見近世人家因債務之重為人盤剝利息而不能振業者比比皆是故當世老成人每以借債與否卜其家之盛衰蓋未有家富而借債以受重利之困也夫治家與治國同治家既不當借債則治國似亦不當借債乃歐洲諸國號稱富強而其息借商款則無國蔑有考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七十二年間各國所欠國債總數如西班牙則欠二十六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磅丹麥國則欠一千二百七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九磅會敦倍克國則欠一千五百五十一萬二千磅意大利國則欠三千六千零八十七萬七千四百零七磅英國則欠七十八千四百九十七萬二千一百零三磅奧國則欠三十四千六百九十二萬六千九百零六磅比利時國則欠三千六百九十八萬一千九百六十磅法國則欠七十四千八百七十九萬零八十二磅德國則欠六千七百三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七磅荷國則欠七千八百四十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二磅葡萄牙國則欠九千二百八十三萬三千磅俄國則欠三十七千七百五十五萬磅瑞典與挪威國則欠八百五十四萬八千二百六十五磅以錢糧餉稅相抵或須數年還清者或須遲至十數年之久而始可還清其詳紀之於九月初五日報而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以後各國續借之債不在其內而亦不知數之增與否減與否海外情形不能深悉而亦一時未易稽查惟時務報載德國造冊部具報德國國債謂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前德國向無債款是年籌借十兆馬克三年後始用蓋自是以後歲籌借款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國債總數至於二千九十一兆二十五萬馬克之多而其折扣數目實計一百二十九兆九千九百三十三萬三千五百馬克五十其息借之數長年四分息者凡四百五十九兆馬克三分半息者七百八十九兆五十五萬馬克三分息者八十五十九兆馬克所借國債其中整頓陸軍計費一千二百五十四兆五十五萬馬克開鑄鐵路運河計一百五十九兆五十五萬馬克鐵路及邊防兩項計共費二百六十二兆馬克郵政電線共六十二兆七十五萬馬克開鑄鐵路運河計一百五十九兆五十五萬馬克白蘭門及漢白兩口設立海關所計費五十二兆馬克然皆有實在產業可抵蓋陸軍所建房屋及購田地計價值九百兆馬克鐵路計估七百兆馬克郵政電信共計三百兆馬克云云西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後各國之債所考核祇有德國其餘諸國皆莫悉其究竟然由德類推之亦可知其不異曩昔特各國之所以借債皆有實在產業抵如德國之房屋田地鐵路郵政電信等類獲利甚豐所得足償其息不過以所借之債暫墊所用之款並非度支支匱而始有事於借債也故歐西各國之借債與中國人之借債名雖同而實則異今我中國以創辦鐵路振興諸事之故向各國借貸其跡與歐洲各國之債無殊然歐西之債

多借之於商民救國富而民亦富中國之債不借之商民而借之外國即使所成業可以獲利而年終利息已為外洋所得則我中國沾其餘利當亦無幾矣此又中西國債之別而不能一律論之也至時務報所載謂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前德國向無債款而九月初五日報則紀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七十二年後德國已有國債未知何以語出兩歧孰非熟是請問之熟於西國一語與我會審者副領事耳繙譯耳其權已如此之重則駐我畿京之欽使更可知矣嗟乎嗟乎彼欽使也我欽使也彼領事也我領事也何彼之權如是重我之權如是輕耶窮則變變則通欲不變而望其通乎可得乎是所望於東國鈞者

論中國宜借國債以辦善後

今之倭患平矣當此創鉅痛深之時正是發憤為雄之日苟不力圖振作仍前拘守成法坐視貧弱豈竟倭人外無足患哉今中國償倭巨款皆借洋貨此三百兆兩若盡借於洋人總計利銀為數甚巨且所借之洋款俱以磅價為準其磅價皆由洋人主持每見借債時磅價故意高抬還債時磅價任情跌落以此觀之吃虧盡繫立此和約非貧我弱我之明證乎若不變舊法行新政欲謀富強終非易事我國幅員之廣生齒之繁物產之富人才之眾有非他國所可及者惜乎幅員雖廣不知開闢生齒雖繁不知教法物產雖富不知振興人才雖眾不知拔取舉凡築鐵路造兵船興製造振商務農桑之土絲茶之利驛務電報議院商船開荒田一切富國富民之道置而不問間有行之亦不過金其本逐其末耳惟日以貪緣賄賂上下相蒙粉飾昇平偷安苟且是顛倒妒賢嫉能為務此外則營大慶置田產左嬌妻右艷妾衣綺羅食參燕後儀侍於前美婢侍於後叩其致富之由大率皆上為國蠹下病民生無怪捐班日多賄賂日盛至將亞細亞洲數十年聲名文物之邦變為鄙陋凶殘之國言念及此豈不悲哉為中國計亟宜仿西法借債於我民中國雖允俾台灣於倭此猶九牛之一毛耳其二行省之中生民四百兆此四百兆中能借萬金與國者何止億人能借百金與國者何止兆人能借十金與國者何止十兆人許以二十年清還每百兩每年給息銀六兩先將所借洋債償清然後築鐵路購兵船置軍機設學堂興文教振武備練雄師利國利民之事可以次第舉行借債於此或慮如此鉅款二十年豈能盡償於民則又有策在我中國礦產之富甲於天下四川雲南安徽廣東山東甘肅湖北湖南等處五金之礦遍地皆是任用得人涓滴歸公其利可倍於本所謂地不愛寶非此之謂歟他如紡紗織布繅絲機器亦可漸次擴充使已失之利權復為我有於是兵精糧足消息靈通倭翼擒倭主復朝鮮收臺疆立國威攝藩服飽觀飽饒俱在此舉惟慎選使才尤為當今之急務我中國之為使臣大都是憂華公子卑輔門生否則佔畢小儒詞章華士於外洋語言文字皆非所習惟恃舌人為之居間一切重大事件不能與彼之君若臣抵掌高談欲其折衝於樽俎之上何可得乎嗟乎嗟乎至於參贊領事則更無論矣欲其知洋情則宜選精通外國文字語言之子弟派往各國游歷以增其見聞如果精於洋務則派為領事由領事升總領事由總領事升參贊由參贊升欽使如是

閱歷已深於外國情形久已燭熟胸中遇有兩國交涉可據公法以爭之方可稱職無愧每見報章所載中土會審之案皆惟西官之命是聽不敢措一詞駁矣吾見近日官報大都觀望似宜用當頭棒喝之法即由各省督撫嚴飭各府州縣屬吏至公無私再加督察孔子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樂輸之款必自官宦始其餘商民察其平素財有值五萬者則督借五千十萬者則借一萬其有富商由外洋歸來樂於報効者準其赴督撫領憑執照安居樂業子孫承承為良民考試不禁如是則百萬軍需咄嗟可辦不然吾恐商民設局開賭而報者落落游移之請有所難免願與當局諸君商之

論息借商款事宜

自來兩國交兵廷臣執簡而陳蓋謀士持籌而運良圖凡以宜展國威紛分皇座雖在草茅下士有自忘其一得之愚而能已於言者有客問曰我國自倭奴構釁當需餉繁凡在臣民果何以計九重宵旰之憂乎吾聞宋末崖山之役張陸諸臣殉難有白鵬四翼浮於船邊與諸臣同歿時海後諸臣名垂史策而傳者未及白鵬物亦有知能無抱憾茲聞近日高麗大東海海軍之戰鄧正卿軍門慷慨立功從容盡節持大義於洪濤巨浪中有見而援之者則曰義不獨生遂奮櫓自沈浩然毅然其驚天地岳之操立見大泣成欽之念誠為古今不可多觀豈獨感震華洋已哉然當鄧軍門之投入江中也船中有白狗二頭瞥見鄧軍門入水亦即下水沈入波心以口銜軍門髮辮意欲扶之使起大有報主之心諸軍遙而望之則鄧軍門抱住兩狗以沒此狗亦是千古矣嗟彼鳥獸無知亦能盡忠報主況我彼臣民食毛踐土日在高天厚地之中則此次部議有借商款還海同風當無不樂於赴義矣敢質之吾子余曰未也客絕然曰大商鉅賈積千金無非為漁利計今部臣議下擬回利息若干分期歸還凡在富商有不棄於輸將乎而吾子則曰未也何居余曰然凡人之情所見不一有施舍僧道寺宇而大筆以揮者有捐輸國家公項而感歎退避者間有捐輸之款祇願以無名氏署之揣彼之意始因親近日富商巨賈有由外洋滿載而歸為食更劣紳所覬覦逼勒罰款苦不可言以故每遇地方公事為富商者皆有戒心恐大名一開援為成例啟官紳虎視之私也客曰我國家忠厚待人已默體富商嫌疑之念今聞部臣發議商款大開所立券據不書姓不書名而但註商號者非無意也余曰是固然矣更有一等錙銖必較不拔一毛要性命則快然應事錢財則怒然憂縱使當公持銅鉞當頭轟擊彼則左手抱住錢囊右手欲拔雷公之鉞以為奇貨可居作意外大財之想此等人又不着不痛若不嚴行督責則道遠法外而欲其踴躍輸將樂於赴義勢固有所不能客曰吾子之言確中若輩情弊然則宜何如而後可使海內臣民樂於赴義乎請以良策示我余不禁默然思曰言非所言議不當議妄議之罪自知難逃然我等忝在四民之首感戴亭履之恩苟使硯田餘潤稍有可籌所冀一紙飛揚沾朝廷雨露之恩稍助滅倭之餉早悉憤戾是又僕等所折少以禱者若夫商款既開富商鉅賈能知大義而樂於赴義者無論政事想必必能為余解惑也

論息借商款之失信於民

今當商紳民異口同聲不與公家通融銀錢已成牢不可破之見其病在君民勢分懸絕政令無常不肯守大信靡所控告而聚散苛急怨咨交作之餘幸開一線生機不能擴充推廣又為苟且目前之徒所誤如息借商款蘇州江西之事是已唐虞之世契為司徒垂作后稷惟分掌教化稼穡度支三司之使不與六官並列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商居四民之末賈人不得推擇為吏王夷甫口不言錢孟子云何必曰利賤貨貴德之風渺矣難追而秦孔之徒益為世主所專用大都損下益上之謀巧取豪奪之數武帝尊卜式為三公以風示天下卒無應者明太祖籍沒沈萬三家充軍於雲南積怨已甚富民寒心而父子會子之類明肆攘奪更足為世詬病且民間尋常錢債爭訟官長指為細故不予上緊嚴追或至無償若欠債之人稍有勢力不惟問官不受理抑且債戶不敢控說者謂周報王篆臺避債猶存三代之遺晚近以來則法禁官爵皆賴之具矣國家政尚寬大聖祖永不加賦之詔實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厚澤深仁淪肌浹髓故遇大役因不念切媚絲輸將恐後而大錢鈔票之制捐輸報効之令當事者輒以知術惡人自為得計不知下民雖愚惟此計較財利之念最切亦最精固可感而不欺也中日戰事方急日本軍需文紬仿照泰西成法下令稱貸於其民大藏卿利發借券五兆元交各都縣分派爭先出借不三月而已集事登冊挂號之數逾於原借之數者倍半有奇我中國則有事籌款不選借於本國之民而轉貸於外洋之商號曰洋債洋商糾集貸款多邀華商附股華商均深信不疑趨之如鶩利息較重又照金鎊先令合算適年金價翔貴虧耗鉅鉅亦甘心受之戰禍既啟各國常幣守局外兩不偏助之公法竟至告貸無門司農仰屋興嗟不知所出於是息借華商借款之議起鉅萬子金不致溢出外洋隱寓藏富於民之至計且免金鎊先令之耗折接期清還本息准抵完關稅釐金地丁錢糧以示可靠在商民亦藉此同中慷慨之忱即君民隔閡之氣亦可常通奉俞旨綸綍煌煌食毛踐土之倫具有天良敢不出其有餘上佐公家之急而自私自利自外生成乎豈急公奉上之誼不及扶桑島民乎乃老於閱歷者私於故習謂縣官常負人不欲遽解懷憂迭經在事官紳剴切曉諭休之以利害動之以大義甚至如金陵大鹽子家管押府署雖值除夕元旦良辰不准保釋一似監追虧欠庫項者統計各省息借之款不下十萬耳然已舌敝唇焦力盡筋疲矣是豈商民之無良哉毋亦伊戚之自貽也當道諸公宜如何明示大公堅守券約俾息借商款之法風氣自此而開將來如有緩急仍可如取如攜好借好還再借不難俗諺云殊有至理即不為戰事籌計而築鐵路開礦開銀行立海軍製造船械等項所需經費皆可取之吾國商民無須海關作抵押券而獲何便如之誠上下交受其益可久可大之長策也豈知哀哀諸公別有見地迥不猶人上海通商最早中西富商盡萃於此斯向稱善餉要地甲之設各國特立專約以上海為公地不准擾一草一木風鶴無驚咸歌樂土春旨息借之商款派歸江海關道經手者既加監督關防以為未足又益之以稅務司簽字以堅中西商民之信而

廣招徠可不謂千妥萬當歟末幾大憲出示有諭將應還借款本息銀兩撥充商務局股本一轉移間注茲扼彼無非代吾民廣營生業別浚利源厚意也不幸為稅務司所斥始有壁返泰廷之望蘇州借券蓋用藩司印信者已撥充商務股本計六十萬兩雖改填股票交執儼稱股東而商局進出之事不得過問開局未幾何謗書奏知盈餘謂非擲黃金於虛耗乎至江西則有巡撫德馨奏章可考是謂江西各紳商報効息借商款第一次開單計繳回大票本銀小票利息共十九萬二千四百八錢請照新海防例獎敘實官花樣翎枝貢監加級封典虛銜頂戴並移獎子弟以後如有情殷報効者亦准一律辦理等語風聞江西息借之款約計四十萬金即全令報効亦祇區區之數於庫儲裨益甚少且捐生祇有此數此絀彼盈一定之理初不加多特目前以為多耳徒失大信甚屬不值噫大憲告示可改也 上諭可過而官若使之不可憑也惟稅務司所簽之字則一定不移可當錢用使人不疑以致同一借款使蘇州江西之望上海如登仙顯有苦樂不均之別合而計之百萬借款何關輕重乃竟以此失信於民而不顧其可為長太息也

論各國向中國索取賠款

夫日本之開罪西國在乎轟擊西國戰艦凌海西國使館然皆屬政治之事索取兵費猶可言也而美國尚置之今中國開罪西國全因殺戮教民找害教士起見此乃教門之事索取兵費不可言也況攻陷北京之聯軍號稱耶穌正教之義軍來攻異教之國而德皇亦謂中國此次之欺係耶穌正教之義戰其餘他國之人亦如此措詞則兵費之不應索取明矣夫大聯軍雖號稱正教之義軍然其中攻戰合法舉動出眾者實來自異教之票匪海口則有海賊撫甯縣境中受害為最自國目張洪者上年在泥溝設壇聚眾連兵到後竄入他方勾結張家口外票匪千餘人置備快槍預圖逆命今由蘆龍縣入桃甯口焚燬程合田谷及村莊旋到馬古營撫甯縣令率兵前往抵禦交戰良久兵勇大敗次早匪長驅至糧頭營凡捕戶民居均被搶掠又擄富戶勒贖邑尊計署請英兵若干前來敵匪而匪多亡命竟敗英兵死大兵官一員匪人死傷無數前月初一日臨榆縣令俞良臣明府在石門寨守口恐匪徒來犯因與該教堂高士鐸商議請法兵前來駐防並命抬營大新業奉教之民共來助守初二日法統領同高司鐸均至抬營時票匪附和益眾共二千餘人法兵等先佔南山坡險要未幾英日之軍亦至遂即示戰彈丸如雨槍砲如雷約共三點鐘匪始不支奔竄出境追至口外而止匪人死者甚多法兵受傷者一人印度兵二人傷一人日兵亦死二人附近各莊被匪所斃之民男女大小百有餘口法兵獲勝而回英兵欲將抬營城洗湯共毀屋百餘家玉石不分池魚殃及樂亭縣與該處相近亦有匪類竄掠焚淫推禍甚慘令南口至張家口尚有德兵駐守延慶州褚司鐸承官長保壽其周前數日天主教杜司鐸與官長議商賠款共一百四十萬兩以一年為期交清水清賠四萬兩票給先交三萬兩通州先交一萬兩霸州先交二萬兩 撥永清縣係順天府所屬撫甯